

中國書院之旅

霍 韶 晦 講 演 集 (二)



霍韜晦思想系列 ⑯

中國書院之旅

—— 霍韜晦講演集（二）

霍韜晦 著

法住出版社

中國書院之旅 —— 霍韜晦講演集 (二)

作　　者：霍韜晦

責任編輯：袁尚華

美術編輯：曹秀容

出　　版：法住出版社

香港九龍窩打老道八十四號冠華園三樓A座

電　話：2760 8878　　傳真：2761 0825

網　址：<http://www.dbi.org.hk>

E-mail：dharma@dbi.org.hk

印　　刷：匯彩制作

九龍觀塘開源道72-80號溢財中心8字樓B7/B6室

版　　次：二零零一年三月（第一版）

定　　價：港幣九十八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62-7541-69-9

No.

¥137.20

自序

中國教育自始雖由政府主辦，但文化道統之繼承與弘揚則由民間書院自覺承擔。民間書院規模不在大、不在多，而在質素：主持者之志氣與學養、魄力與通識，能夠切中時弊，一呼百應，即使未能及時發揮其對時代的運轉能力，但卻影響歷史，成為不滅的明燈。如孔子，首開私人講學之例，點出禮樂之根，就是因為當時秩序已亂，「學校不修」（《毛詩·子衿》），有志者、有學者、有性情者、有博識者，自然奮起，擔當使命，此後薪盡火傳，屢仆屢起，終史傳之世，不絕如縷。如朱熹、陸象山、胡五峰、張栻、呂祖謙、吳澄、程端禮、湛若水、陳白沙、王陽明、顧憲成、劉宗周、張之洞、康有為、梁漱溟、馬一浮、錢穆……指不勝屈，都是中流砥柱，與文化共存亡。其人格之光輝與對歷史之貢獻，誰能否認？若無他們所作之教育事業，則禮樂早亡，國人亦死。文化之道，不在典章、不在知識，而在精神、而在生命。此義，唯東方諸聖知之，可惜晚近西學東來，席捲天下，教育改制、而書院亡矣。今之學校，徒知考試，學生以得學位為鵠的。知識販賣，不過為謀生之工具；精神墮落，竟完全沉沒於現實。長此下去，人倫必變，家庭必變，社會必變，豈不痛哉！

然而，現實中無空間，即為仁人志士之空間；一念迴

轉，便可以開天闢地。此義，我在嶽麓書院演講時言之，希望能引起共應，以略盡關切之情。書中五講，及途中答學友之間、九九年率諸生作「中國書院之旅」時沿途而說，內容皆環繞書院盛衰、文化變動及個人修養，初無定稿，由李錦招等諸君筆錄整理，再經我審閱而成。故若有錯漏，責當在我。時勢已不容怠墮，世之君子，關心中國教育與中國文化者，知我罪我，其鑒諒之！

公元二〇〇一年（辛巳）春日
霍 輝 晦 序 於 量 齋

目 錄

自序 I

一・講 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中國書院精神及歷史貢獻 | 3 |
| 2. 書院與佛教 | 32 |
| 3. 鵝湖之會與中國哲學方法 | 51 |
| 4. 書院精神的現代繼承（會講） 霍韜晦、朱漢民 | 82 |
| 5. 陽明悟道的啟示 | 109 |

二・體驗與回應・答學友問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體驗與回應・答學友問（一） | 139 |
| 2. 體驗與回應・答學友問（二） | 149 |

三・附 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文起今衰・盧瑞珊 | 181 |
| 2. 銳志擔當　　書院之旅有感・李錦招 | 183 |
| 3. 守護老師即守護道・許志毅 | 186 |
| 4. 中國人要活得像一個中國人・曾國倫 | 190 |
| 5. 思慕古人之情　　記中國書院之旅・吳潔玲 .. | 195 |

- 6. 發心永遠跟隨老師學習 · 何曼盈 198**
- 7. 「書院之旅」感想 · 李嘉儀 201**
- 8. 共走成長路 · 陳卓婷 203**
- 9. 「中國書院之旅」隨行記 · 曹秀容 206**
- 10. 媒體報導（選刊） 210**

講 錄

中國書院精神及歷史貢獻

前 言

我們這次中國書院之旅，是這樣構思的：一方面旅行、觀光、學習、增加知識與見聞，一方面鍛煉、體會、反省、剖論，分享對中國文化的了解。這種綜合性的學術文化旅遊活動，在香港還是以我們首創。自九五年我帶領大家到印度，探尋佛跡之旅，到今次已是第四回。為甚麼選中國書院做對象呢？就是因為它最能顯示中國教育的精神和特色。我們就要在當年的這個地方來體會，看中國的傳統教育如何進行。

原來當年的中國書院，在教學時，也和我們這次旅行有點相像：現在我們來到白鹿洞，親自感受白鹿洞的山水和風光，味道與氛圍。當年朱熹也一樣，他恢復了白鹿洞書院之後，常常帶著學生沿著山徑登山，沿途用山水來煮茶，然後大家討論問題，分享人生，十分有意思。陸九淵也是一樣，他有一次帶了七十八個學生，比我們五十六人還多，就一連個多月在山上漫行，到處跟同學們一起寫詩談論，彼此之間唱對，非常有意思。因為學問是活的而不是死的，孔子教人要將生命與學問打通，切不要讀書是讀書一套，做人是做人一套，做事是做事一套，這樣子就把生命分割了。所以過去

中國人的學問，是要把我們讀到的書用到生活上面來、用到家庭裡面來，用到對社會、對國家民族的承擔上面來。今天我們的中國書院之旅也就是要走出自己，通往歷史、通向文化，以成長我們的生命。

這一個意思講過之後，開始我們旅途上的第一個講座，題目是「中國書院精神及歷史貢獻」。

書院的產生

「書院」這名字在唐代已經有，在開元六年（公元718年），朝廷設立一個麗正修書院，「麗正」，出自《易經》〈離卦〉：「離，麗也……，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」光明附麗於正道，便能夠教化天下，所以本質上就是教育工作、文化工作。從「麗正」，引申出「麗澤」。《易經》〈兌卦·象辭〉：「麗澤，兌；君子以朋友講習。」後來宋代呂祖謙也開設了一所麗澤書院（香港有一間麗澤書院，不過是一所中學），可見其原意。不過，唐代的麗正修書院，顧名思義它是修書的，它不是我們今日所見的書院；它是圖書整理、著錄、修輯、校對、印行的機構，即以書為中心，相當於今日政府圖書館與出版社的工作，後來才增加講學與編寫教材，但主要仍是教育皇室子弟，成為皇室的私人書院，沒有對外公開，同時所收的子弟有限。在修書院裡面的人都是飽讀詩書、科舉出身，很有學問。那些人還負責幫皇帝出文誥，寫應酬文字、起草文件，即做了帝皇的文字

秘書。所以，書院的最早功能是以書為中心，然後擴大到替皇室服務。山麗正修書院後來擴大成為「集賢殿書院」，「賢」是中國的賢生賢士，即有修養之士、把他們招集起來，做研究和教育工作，於是機構的功能漸漸增加，對教育工作提供支援。這與中國的科舉制度也有關係。科舉制度起於隋，唐太宗將它進一步完善化，說：「天下英才入吾彀中矣。」意思是，通過科舉，天下英才都能替我服務。到唐玄宗時代，科舉制度漸漸完備，但讀書人不一定跟科舉掛鉤；有志者在讀書中自得其樂、獲得一種精神的寄託、不想為政權服務。這種要求令他們離開繁華之地，走向鄉間，在山林裡以隱士的方式讀書，這種個人讀書的方式即成為書院的前身。譬如白鹿洞這地方，據說是唐代的李渤，在這兒與兄築室讀書，養了一隻白鹿，所以被稱為白鹿先生。由個人的興趣，將精神寄託在書本世界，慢慢再發展成教育自己的子弟——因為自己讀書，自然會影響下一代，同時亦有必要將此精神傳遞下去，於是承擔起對家族子弟的教育工作。個人讀書的地方慢慢發展成家族式的書院。如距這裡不遠，江洲潯陽地區的東佳書院，便由陳氏家族撥出田產，專門支持鄉中陳姓子弟來讀書，並聘請外面名師回來主講。這種私人講學方式，同時也是家族學校的教育方式，慢慢盛行、由此產生後來的中國書院。若問其背後的文化背景，當然與中國的家族文化、重視子弟的教養，以繼承家風，守護祖先血脈，方為孝順的精神，極有關係。這些家族式的書院出現之後，在唐代有很多、私人講學相繼而起，於是形成書院文

化。

「書院」由唐代政府修書，然後發展出教育功能；再由私人讀書發展成為家族學校，然後再成為地方性的學校（鄉塾）；再大些規模的學校漸漸不由民間主辦，而由政府主持。政府在各州設學、各鄉設學，但不夠普及，一般鄉村都是以私塾、家塾或私人辦學為主，承擔著最重要的基礎教育工作。不過，這種私人教學的傳統可追溯到先秦，甚至是孔子的時代。孔子杏壇講學，被譽為「至聖先師」。其實，依歷史考察，未必是孔子首開。春秋之際，官學沒落，孔子所謂「天子失官，學在四夷」，已隱然透露出私人講學已是一種風氣，不過以孔子的貢獻最大。我認為孔子之所以為「至聖先師」，並不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出來辦學，爭時間上的第一，如今日之所謂健力士紀錄，有甚麼意思？最重要的是孔子對文化的深刻的反省，這才是劃時代的。孔子守住周代的文化精神，因周代文化從體制上說是封建制度與宗法制度，亦即周代的禮與樂。禮與樂就政府的立場來說是體制，但就民間來說是人的文化修養。所以禮與樂一方面是社會的典章制度，一方面是個人的文化修養。從制度上說，禮就是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，封建制度是獲得權力和地位的制度，宗法制度是繼承權力和財產的制度，這十分清楚。不過，制度的施行經五百年以後開始僵化。當年武王分封下來的諸侯經歷數十代的傳承已守不住自己的土地。政治形勢此盛彼衰，有些野心家想佔取更多的土地，到處兼併，引致秩序大亂。周天子力量強大時，這種違反周禮的事情會由周天子主持公

道，所謂「天下有道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」；但天下無道，周天子失去威信，大家都不聽令，結果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」。有力量的諸侯冒出來、維持秩序，那就是春秋五霸的時代。從孔子守護文化的立場來說，是禮崩樂壞，單靠制度如何能守得住？是否靠軍隊武力，誰不聽話就征討他？但是，以武力來維持秩序有甚麼意義？所以孔子主張要深入了解制度的意義，重新了解制度所賦予的個人身份的意義，最後發現超越於制度的普遍的人性，稱為「仁」，才是制度存在的根據，於是重新確立本分、了解自己的責任：自己應該怎樣做人、自己應該如何做事？我們如何對父母？如何對丈夫、妻兒、朋友？為何要父慈子孝？為人父何以要止於慈？為人子何以要止於孝？若不明白，便喪失意義，倫理行為失去根基。孔子的貢獻，史書說他「撥亂反正」。這句話如何理解？我認為，就是在於孔子不通過權威、不通過武力、不通過社會地位、不通過任何外在條件，包括今天的民主立法程序，以立人的普遍大法。孔子首先將制度的意義挖深，追問制度究竟依何而建立？道德規範依何而有？也就是說，我們為誰而孝順？為何要盡責？西方說 duty，謂人在社會裡有許多責任。人會問：為何我們一定要承擔，可不可以討價還價？禮樂的根據何在？即制度的根據何在？用西方的民主方式，則是訴諸群眾意見，以數量取決。但大多數人的意見不一定合理，不一定對、真假與數量是沒有關係的，但今天的社會卻預取了科學的量化思維，民主不過是量化原則，用數量來支持制度的合理性，這是很有問題的；或再差一點，制

度的合理性由統治者決定，就變了極權主義。還有，如果你信上帝，這個合理性由上帝代表，你自己亦不能爭議。所以尼采最後要宣告上帝死亡，自己要做超人（Superman）。尼采代表西方人把自我釋放出來之後的狂妄，說得好是有批判精神、衝創精神；說得不好是盲目膨脹，患上妄想症，最後落得瘋狂而死。

孔子對教育的貢獻

中國文化不是這樣。中國文化要我們瞭解自己，認識自己，特別要知道自己的本分，知自己的承擔。孔子作為萬世師表的貢獻就是從這裡建立的。為什麼要有禮樂？孔子指出，禮樂的根不在外，而在我們生命的性情，所以說這個「仁」字。將禮樂的根據歸攝到仁，即是我們自己生命的呼聲，是我們要求自己有規矩、有修養、懂得與人相處、懂得尊重人、尊重自己、認識自己的責任與承擔，體會自己在歷史文化中的位置：人要有歷史意識、要學歷史，才能知道從古到今它是不斷變動，但仍是有一方向在行進。我們再將此一方向安置於大地中，便知道人的使命，秉天而行。所以孟子說「盡心知性則知天」；人不但與其他的生命打通，同時亦與萬事萬物相通；由此「通」而擴闊我們的生命，才知道禮樂文化、社會承擔與歷史承擔為必然而當然，不須反抗，亦不須逃避。

孔子挖深禮樂之道，挖深了才明白歷史之中所發生的事

情：表面上是偶然，無緣無故、不明其理；其實不然，一切事情都有由來，而且是對向著一個方向，我們應該如何反應？背後就有一個行為的價值標準問題。我們為何要這樣做？背後必有一價值標準，必有其理。但這價值標準是有深度的、有層次的，一定要用心體會才能到達。古人說：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，到五十歲才知道過去四十九年其實都錯了。人是這樣進步的。就如你遇到好老師，讀到好的書，方領悟明白人生另有一番境界，你便會再起步。簡單說，人是會不斷超昇、不斷成長自己的，就是因為如此，所以說人和歷史必須設方向。人有方向、人有理想，這便是中國的史學、中國的文化。孔子著《春秋》正是如此體會。其立根處正是人要自己做主，不過這個「主」，不是生理本能的主或自我無意識的主，而是內心的性情，孔子稱為「仁」。它要求我成為一個真正有人格、有修養的人，這是孔子很深刻的發現，也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。雖然這句話到宋明儒學才發揮，但孔子已有這個意思。譬如嶽麓書院是從胡五峰的系統來的，他們開始對「心」的討論，心為生命之主。宋明理學家很喜歡討論這些問題，陸下一宗代表其高峰，但實際上起點是孔子。孔子教人要自作主宰，所謂「為仁由己」，人要知自己的正確選擇，不能糊糊塗塗做人，這非常重要，所以講仁、講誠意、講禮、講忠恕，也就是我們在法住所提倡的「性情文化」。其實「性情」一字非今天的發明，《易傳》已有。相傳孔子著《易傳》，則此二字亦可以說是由孔子提出。及至宋明理學家，更加重視，如陸九淵

便很重視人的性情。

孔子作為萬世師表、至聖先師，不單只因為他的立教精神，還有孔子對教育內容的安排，如六藝、六經等。固然孔子教學生認識生命，深入性情，體會文化的意義，那是孔子開出來的，中國文化這一方向，由孔子確立，二千年來都沒有改變，這最主要。但人能成長，亦要學問來充實。這些學問，原來只由貴族擁有，從孔子時代開始，方將教育散於民間。孔子將原來屬於貴族所學的六藝傳予平民，只要有人來學，他就教他。教學的方式完全是開放的，而且因材施教。孔子對來學者並不選擇，所謂「自行束脩而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」，只要肯交學費，孔子就教你。所謂「學費」，今天我們不能只從經濟角度講，這樣便看不出它更重要的意義。更重要的是禮，求學者要有求學的誠意，不能無條件來，無條件去，這樣一定不會深入。孔子將學問傳播給天下人，在當時有著重要的傳道、弘道、守道的責任。孔子和古希臘時代的辯士不同，辯士只是出售知識，沒有立場，所以激起蘇格拉底的批判。又譬如《莊子·天下篇》說，當時諸子百家散於天下，講內聖外王之學者不知凡幾，不過，大家都只是「得一察焉以自好」，懂得一樣已很滿足，並去推廣，成為學派，結果「道術為天下裂」。《莊子·天下篇》記載了很多學派，全部都是自由講學的，都是私人講學而不是官方的。所以在先秦的時候，這風氣已經成了，所以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：「王道既微，諸侯力政、然時君世主，好惡殊方。」跟著說下去：「是以九家之術，風起並出，各引一